



# 调整空中力量在阿富汗平叛中的指挥与控制

## Right-Sizing Airpower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the Afghanistan Counterinsurgency

查尔斯·W·利昂，美国空军少将（Maj Gen Charles W. Lyon, USAF）

安德鲁·B·斯通，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Andrew B. Stone, USAF）

**编按：**本文中部门及头衔众多（一些司令官身兼两职），关系错综复杂，请先读文末注释，并参阅本刊2011年春季刊中“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一文。另外，本文是以（多国）联盟作战，而非仅仅（多军种）联合作战为背景，论述指挥与控制。

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于2010年11月3日签发命令，正式建立第9空天远征特遣队—阿富汗部（第9特遣队[阿部]）。这项命令意义深远，因为它改变了空军中央司令部沿袭了20年的模式，调整了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作为整个第9特遣队指挥官如何向受援的联合部队司令——即驻阿美军部队司令——提供兵力的传统做法。<sup>1</sup> 本文是对豪斯杰中将（Lt Gen Mike Hostage）先前文章“占据一席”（见《空天力量杂志》英文版2010年冬季刊、中文版2011年春季刊）的后续补充。<sup>2</sup> 主要介绍空军中央司令部在指挥与控制（C2）结构上向这个方向改变的过程，述说中不时掺入笔者作为空军中央司令部这一新构思的具体执行者的观察和观点。

首先，我以“获授权”的空军协调官团队的负责人身份，解释豪斯杰将军赋予我的最初任务，并介绍这个团队如何逐步演变成后来的特遣队参谋班子。随后，我进一步探讨这种演变的必要性，并阐述在当前作战环境中创建次级战区指挥控制层的理由，让读者能直观了解我认为我们应如何灵活运用集中控制程序以适应一场成熟的、持久的战役。最后，我们就我们为何及如何到达这个转折路口提出几项建议。

### 向空军协调官团队放权（2009—10年）

凡我空军协调官签出的任何支票我都保证兑现。

—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豪斯杰中将

向空军（阿富汗）协调官团队放权的详细讨论始于2009年。我的前任史蒂芬·穆勒中将（Lt Gen Stephen Mueller，当时是少将）请求并获得足够资源向喀布尔各相邻总部派遣联络官。人手的增加确保了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国际部队联合司令部总部、以及驻阿美军部队总部各作战规划部门中，始终有空军的存在。<sup>3</sup> 用形象的话来说，这些空军联络官为跨领域活动“搭起连线”。当我于2010年5月接任并向战区报到时，豪斯杰将军向我介绍了他对空军协调官结构及向之放权的构思，他告诫说：“一切工作围绕阿富汗。”最开始，将军给我布置了三项任务，后来增加了重要的第四项。这四项基本任务带动我们从获授权的空军协调官团队演变成第9空天远征特遣队—阿富汗部。

**任务1：支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协助他取得成功……取得以他的指标衡量的成功**

为了支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取得成功，我首先需要知道他和他属下的指挥官们

为打赢这场以争取民心为核心的平叛战役，最关注哪些主要方面，以什么来判断成败。此后我要求协调官们加倍努力，彻底理解这场战役的作战设计，并进一步转变成可以衡量的空中力量任务目标。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的成功，并不只取决于天空这个领域（或其他任何单一领域或模式）的努力，而应是整个联盟努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又取决于平叛战略中三项努力目标——安全、治理、发展——的结合。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通过推进这三项努力，达成预想的军事终局：这就是由阿富汗人民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安全及持久的和平环境。

我调整了我们组织的重点——人员、过程、产品——以确保我们完全理解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的意图，并使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保持最新态势感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需要关心空中统一指挥官每天组织多少飞行架次或丢多少枚炸弹吗？当然不。地面的指挥官们更关心的是空中力量如何发挥能力以框定和改观地面的战局。于是我们一改以往关注完成了多少飞行架次和小时的做法，转而测量我们的每一个空中任务指令周期中完成了多少联合战术空中打击请求，每架飞机对部队交火中提出的支援请求平均用多少时间做出响应。我们还测量兵器使用的实际效果。换言之，我们是否随时备好飞机，能否根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的轻重缓急次序支援和保障地面作战？能否对联盟部队的紧急请求及时做出响应？能否产生完全符合地面指挥官需要的精确武器打击效果？我们列出这些提问，并请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军空军中央司令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国际部队联合作战司令部、以及驻阿美军司令部的参谋班子评阅，确保我们列出的这些分类测量表现指标得到他们的认可。负责地面成功的领导人已经发出他们的“需求”信号，我们必须“供应”所需资源满足他们的目标。

## 任务 2：执行空军部队职责并参加作战策划

**空军部队职责。**美国空军“无所不在”。部署到阿富汗的美国空军部队中，有半数稍多的人员接受空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和控制，其余人员接受在阿富汗的其他五个司令部、主要是以地面指挥官为首的司令部的作战控制。这些空军人员根据在阿富汗的联合部队司令的请求提供作战支援和保障能力，上自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四星将军提供个人支持，下至执行联合远征排弹小组任务和保护营/连级部队实施机动。几乎所有派兵参加阿富汗作战的国家都实施兵员管理限额，美国也不例外。<sup>4</sup> 随着战争的演进，驻阿美军司令按照地面形势需要调整兵力结构，空军远征特遣队指挥官现在担负起全面平衡特遣队风险的职责，以保证以正确兵力结构做好战备、实现战役目标。虽然有争议，空军第 9 特遣队 [阿部] 指挥官几乎就是行使阿富汗战场美国空军本军种指挥官的职责。虽然空军作为支援军种有其规定的指挥控制关系，第 9 特遣队 [阿部] 指挥官凭借自己的独特视角，使驻阿富汗美国空军部队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我们派出更多的“扳机手”，同时撤回更多的“保障工”，我因此获得能力按照战役目标对空军的资源及其能力进行优先排序。这是我以驻阿美军司令顾问之职所应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战策划。**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要求有一名空军高级将领在阿富汗与“陆军靴子”并肩作战，担当空军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驻阿美军司令提供战略和战役作战策划支持的枢纽。我指示我的参谋班子明确理解战略和战役层级的作战计划，同时对地域司令部/师级层次的行动保持态势感知。我们在各关键作战策划班子中的联络官充分发挥这个机会，使空军在平叛作战中与其他军种保持紧密协同。这些联络官根据需要进

一步向联盟空天作战中心或空军中央司令部 / 空军本军种参谋部请求专业支持。

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平叛战略的另两项努力主题——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我空军也增加了参与力度，派空军专业人员融入当地民航基础设施建设，会同美国政府机构和国际伙伴组织一同提供支持。我们和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人员一道，组建了一个军民结合团队，向该国运输 / 民航部提供统一的支持方案，并在航空管理问题上向该部负责航空建设的人员提供咨询和协助。我们还提高了与北约驻阿空中训练司令部的互动，更大程度地发挥我空军的能力，努力把阿富汗空军改造成一支达到专业水平的伙伴部队。

**任务 3：联盟部队空中统一副指挥官继续负责具体执行，通过联盟空天作战中心行使集中指挥控制**

这项任务贴切概括了“获授权”空军协调官团队的使命，也提醒我们：战区联盟部

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和联盟空天作战中心这种结构继续具体负责生成、分发和执行日常空中任务指令，保障在伊拉克沙漠、阿拉伯湾、直至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峦中的各种作战行动的成功。联盟部队空中统一副指挥官继续负责执行空军中央司令部的日常空中行动，通过战区空中控制系统在中央司令部整个责任区内保持成熟的集中控制模式。空军第 9 特遣队 [阿部] 参谋班子主要关注短期和中期未来作战计划，联盟空天作战中心和战区空中控制系统行使空中任务指令规划并日常执行这些任务 (图 1)。

联盟部队空中统一副指挥官除了履行以上执行职责之外，还是参谋班子各种建议和缓急排序的最终裁决人，对于分配给联盟空天作战中心和空军本军种部队参谋班子的各种任务，由他本人、或者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及其属下第 9 特遣队分别负责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的两位指挥官来衡量。空军透彻理解集中控制的重要性，无论在天空还是在参谋职能的执行方面。我们建立了下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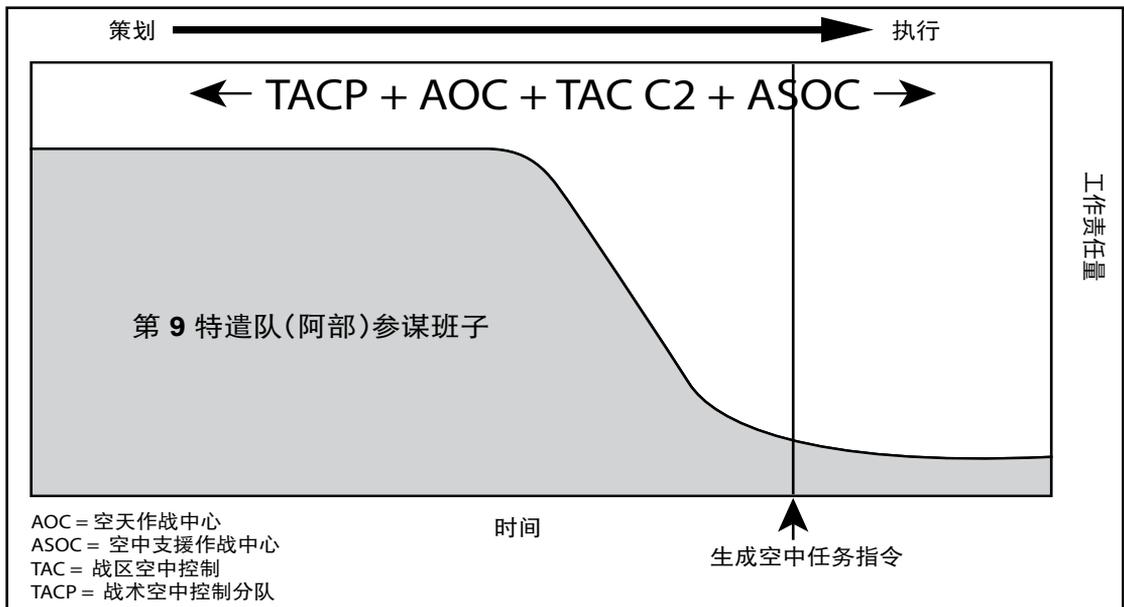


图 1：空军第 9 特遣队 [阿部] 从作战策划到执行在时间上的工作责任量分布

远征特遣队与空军中央司令部参谋部之间的业务规则。最初,与远征特遣队指挥官“共享”参谋班子的做法不断出现混淆,但是建立业务规则后这些混淆和先后次序得到妥善解决,使指挥控制的各个节点都能和谐运作。

## 空天远征特遣队 (2010年11月3日)

仅做好联络和协调尚不能完全满足联合部队司令的需要。

—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豪斯杰中将

指挥官们拥有独特的权力,可以强力推动下属部门改革。部队的指挥官除了对自己的上级指挥官之外,对其他任何人的反馈意见都视同一位“好心的叔叔”的建议,可有可无。豪斯杰将军对“获授权”空军协调官团队有明确的构思:一切工作围绕阿富汗。但是如果缺少正式的授权和指挥责任划分,空军协调官团队对联合部队司令及对所有空军远征联队而言,只能处于一个顾问和一名联络官的地位。2010年11月3日发布的命令,即建立第9空天远征阿富汗特遣队[阿部],意味着豪斯杰将军对空军协调官团队的构思正式落实为行动,这支团队获得明确的授权,从而确保将军的构思变成在阿富汗的长久存在。

### 变革的环境背景

空军中目前这一代高级将领明确知道:战区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从作为集中指挥控制节点的联盟空天作战中心获得支援。<sup>5</sup>这种概念起始于“沙漠风暴”行动,逐步发展成熟,形成称为“Falconer 武器系统”的联盟空天作战中心。我们这一代将领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个过程。空军作战准则 AFDD 1《空军基本作战准则》对核心原则有明确的陈述:“天空和太空力量的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是有效运用空天力量的关键。这是空天力量的根本组织原则,历经数十年考验,证明是运

用空天力量的最具效率和效果的方式。”<sup>6</sup>但这段阐述也隐示:联合部队司令是地域作战司令部司令(即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由此就可理解为什么军事领导人很少采用次级战区空军远征特遣队结构。但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连续作战之后,一些人经过反思,认为仅依靠一个战区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而没有一个介于中间的指挥层,在当前像阿富汗战场这样的平叛战役中,难以和地面伙伴军种形成紧密协同。空军新一代高级将领中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一付药方治百病”的集中指挥控制做法可能无法满足具有长期和复杂特征的平叛作战要求。浏览一下 AFDD 1,就可看出前面的路线图:“空天远征特遣队是空军部队部署征战的组织结构,此特遣队向联合部队司令提供一个按任务需要组建的综合作战力量,其兵力、保障、控制和部队保护等方面都做到合理搭配。”<sup>7</sup>

我们最后提出并实施的第9特遣队[阿部]行动计划在许多方面基本照搬了原来的第9特遣队结构(见图2)。但我重新组织了新的参谋班子,形成一个符合阿富汗作战需要的新参谋班子,我没有增加参谋部人员(员额不变),但重新设计了整个结构。我不愿以减少作战力量来增加参谋力量。因此,我们充分利用联合空天作战中心、空军本军种部队和空军中央司令部参谋班子的支持,由他们承当各种重活,而我们的第9特遣队[阿部]参谋班子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在喀布尔的各相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保持紧密接触。事实上,在最近的中期兵员管理规划互动过程中,驻喀布尔各部相邻的参谋人员都认识到,向空军中央司令部和更广大美国空军大后方“回取”支持的模式具有重大价值。其结果,他们也都开始制定自己的计划,把他们的一些保障性参谋人员重新调出阿富汗境外,把位置让出来以调入更多的直接作战人员,但总体上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兵员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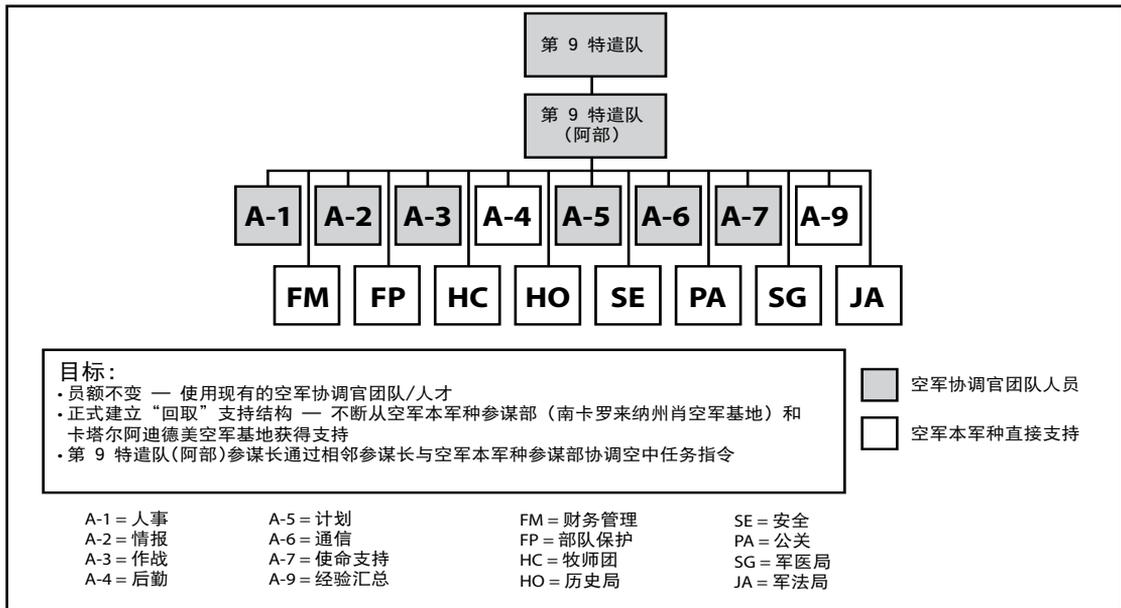


图 2：第 9 特遣队 [ 阿部 ] 参谋班子结构

#### 任务 4：做好准备—接指示立刻行动（2010 年 9 月 12 日）

就在我们向一支远征特遣队演进的过程中，又一项任务浮现出来。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给我布置任务，要求我做好准备，在有限时段内行使对部队的战术控制。如果战区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出于任何原因在其责任区范围内失去联络，第 9 特遣队 [ 阿部 ] 参谋班子需要准备好担当空军中央司令部战区空中控制系统的临时节点。在当前的网空时代，在变数频现的环境中，这种谨慎的预规划有其必要性。我因此指示参谋班子担负起第三层责任，即一旦战局要求我们承担起阿富汗战场的“执行”部门职责，我们必须能支持联盟空天作战中心。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培训，在第 505 指挥控制联队和第 609 空天作战中心人员的辅导下，达到了空天作战中心“武器系统”的最低资格要求。图 3 中楔块阴影部分就代表我对第 9 特遣队 [ 阿部 ] 的这项要求，我要求他们掌握日常作战的运作知识，熟悉日常作

战过程，作为战区空中控制系统的临时替代，随时准备接受使命型命令。

#### 几点思考

要实现空地之间有效融合，除了解决互相靠近问题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空军协调官需要足够数量的参谋人员来与所有层面融合交流，需要对分配到联合作战区域的部队负起责任，需要有必要的职权来回应联合部队司令官的需求。我给了他需要的这一切。

—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豪斯杰中将

无论是这一正式的结构，还是我对第 9 特遣队 [ 阿部 ] 的构思，都不是突发奇想之作。第 9 特遣队 [ 阿部 ] 目前的形式结构产生于坦诚和开放的讨论，我属下的参谋部和外部许多人员都发表了看法。最重要的讨论是与豪斯杰将军一对一的交谈。这些讨论的一个辩论重点是究竟是否应该把将军的意图正式化，最终我们都认识到，空军理解并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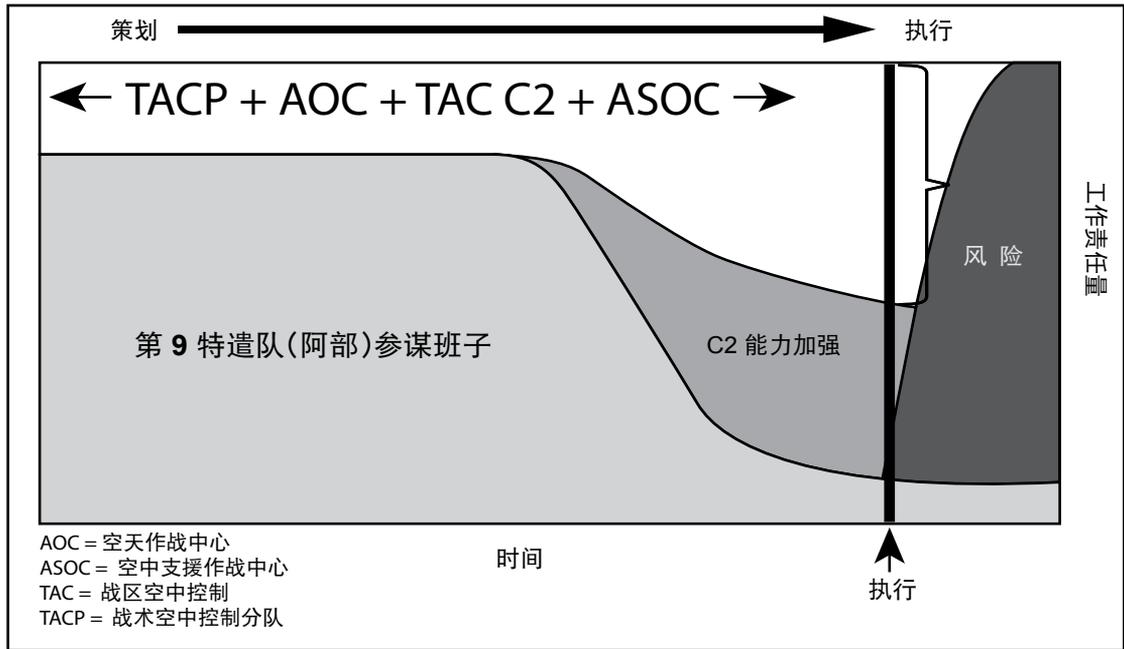


图 3：第 9 特遣队 [阿部] 参谋班子降低风险示意图

应指挥链。原来的空军协调官团队是以空军中央司令部线路图中一个浮动的未加固定的构造块而存在，现在的第 9 特遣队 [阿部] 则有明确权力和责任线路。这个结构现已就位，形成一个在未来人员轮换周期中可重复的指挥控制机制。

作为次级战区空天远征特遣队，第 9 特遣队 [阿部] 和第 9 特遣队 (伊部) 显著改进了原先第 9 特遣队指挥官对联合部队司令的支持，尤其是运用能力把多项任务分发给联盟空天作战中心、空军本军种部队和空军中央司令部等参谋班子，从他们那里获得对其属下的第 9 特遣队 (阿部和伊部) 司令官的支持，同时保持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的灵活性，确保他能调配部队满足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紧急需要。这种结构的结果，是以一个特遣队指挥官、而非一个高级联络官的职能来支持驻伊拉克多国军团和驻阿美军司令 /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从而解决了一个

个困扰大家的长期难题。特遣队指挥官可以按照自己对联合部队司令不断变化的需求的理解，通过对动态且复杂的环境中每天互动所获得的形势洞察，来调配自己的部队，提供作战支持；与此同时，让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 / 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集中精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更广大的战区要求。

在今后多年中，随着我们继续在整个军事行动频谱上调整对集中控制分散执行原则的运用，这个过程将验证这种设立中间指挥层的做法究竟是邪门歪道，正中一些人所称的“把比利·米切尔气得从坟中坐起来”的评论；还是成功之道，光大米切尔将军的理论和实践。从军三十余年，我始终铭记我们空军的至理名言：“灵活性是空中力量之关键”。我坚信：在战争的战役层次上建立次级战区空天远征特遣队正是一个范例，证明参战的高级将领愿意在最需要的地方——在作战中——保持空军的灵活性。♣

## 注释:

1.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同时兼任驻阿美军部队司令, 即一身兼两职。我们在讨论整个北约对阿富汗使命时, 使用前者称呼; 在讨论仅与美国相关的事宜时, 使用后者称呼。
2. Lt Gen Mike Hostage, "A Seat at the Table: Beyond the Air Component Coordination Element" [ 占据一席: 向空军协调官放权 ],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4, no. 4 (Winter 2010): 18-20,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10/win10/2010\\_4\\_05\\_hostage.pdf](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10/win10/2010_4_05_hostage.pdf).
3.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是北约属下的战略总部, 由四星将军领衔。其使命为: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支持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运作, 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以削弱叛乱组织的能力和意志。" 参看 "About ISAF: Mission" [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简介: 使命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Afghanistan, <http://www.isaf.nato.int/mission.html>.  
国际部队联合司令部总部是北约设在阿富汗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由三星将军领衔, 也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属下数个主要次级司令部之一。联合司令部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从而让总部集中精力 "登高瞻外" (关注战略问题), 而联合司令部则 "埋头瞩目" (关注战役行动)。  
驻阿美军部队总部是美军在阿富汗的总部, 由四星将军领衔。"目的是高效指挥和控制驻阿美军, 确保美军部队和联盟部队在北约 /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框架下有效整合及协同。" 参看 "Defense Department Activates U.S. Forces-Afghanistan" [ 国防部成立驻阿富汗美军部队 ], news relea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6 October 2008,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2267>.
4. "兵员管理限额" 指的是国防部长对驻阿美军部队设定的兵员限制, 当前兵员限制为不超过 98,000 名现役军人。国防部另握有 3,000 名后备兵员, 用于紧急需求, 因此总兵力不超过 101,000 人。
5. 我采用 "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 一词, 是为更好表述本文。我知道有些空中统一指挥官所统帅的是联合部队空中力量、而非联盟部队空中力量。在前者情况下, 此头衔应称为 "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同理, 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手下的空天作战中心就应冠以 "联盟" 二字。自不必说, 并非所有空天作战中心都具 "联盟" 性质。空天作战中心 (AOC) 实施指挥与控制 (C2), 是 Falconer 武器系统的 C2 通称。
6.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1, Air Force Basic Doctrine [ 空军作战准则 AFDD 1: 空军基本作战准则 ], 17 November 2003, 28, <http://www.e-publishing.af.mil/shared/media/epubs/AFDD1.pdf>.
7. 见 AFDD 1 《空军基本作战准则》第 61 页。以作战司令部司令层级运作一支空天远征特遣队的做法不是美国空军的一项原则。



查尔斯·W·里昂, 美国空军少将 (Major General Charles W. Lyon, USAF), 南卡罗来纳军事学院文学士, 金门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国家战争学院理科硕士, 现任第 9 空天远征特遣队—阿富汗部司令官兼驻阿美军部队空军副司令官, 指挥拥有 8,500 余名官兵的空军三个远征联队和三个远征大队, 直接参与阿富汗盟军联合作战区域内的战斗、咨询、援助和 JET/IA 任务。此外, 他还担任中央司令部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司令官的个人代表, 以及驻阿美军部队司令官的空军副司令官, 确保空天力量以最优整合支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指派和 "持久自由行动" 的各项使命。里昂少将 1981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卡罗来纳军事学院的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 由此加入空军。担任现职以前, 他在空军参谋部担任作战能力要求处副处长。他曾指挥过战斗机中队、作战大队、战斗机联队和驻西南亚的空军远征联队。里昂少将是指挥飞行员, 飞行过 B-1B、F-16C、KC-135R、RC-135、E8-C 和 RQ-1 无人机等多种机型, 拥有超过 3,800 小时的飞行经验, 其中包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塞尔维亚上空 1,100 余小时的战斗飞行。



安德鲁·B·斯通, 美国空军中校 (Lt Col Andrew B. Stone, USAF), 美国空军军官学院理学士, 国防情报学院战略情报理科硕士, 高级军事研究院军事艺术科学文科硕士, 现任第 9 空天远征特遣队—阿富汗部战略规划主任。斯通中校 1995 年自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时获授军官衔。担任现职以前他是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第 6 作战训练中队的作战主任。他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国防情报学院、陆军高级军事研究院及空军武器学院的毕业生。斯通中校是资深飞行员, 拥有超过 1,800 小时的飞行经验, 包括在 "持久自由" 与 "南方守望" 行动中驾驶 A-10 的 360 小时战斗经验, 并获英勇飞行优异十字勋章。

##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 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